第十八章

范宇赶到白沙滩，看到林觉民一个人靠在一艘搁浅的渔船上，旁边一个黑色的背包，他正盯着黑漆漆的海面看着。

两个人提着包，走到海边，在干净的白色沙滩上坐下。

范宇点起烟，递给林觉民，借着月色，他看到林觉民少见的愁眉苦脸。

“老哥你怎么也喝起这个了。”范宇从包里拿出一瓶浅绿色的苦艾酒，“这东西苦的很。”

林觉民没有说话，只是接过范宇手里的酒，一把扭开瓶盖，放到嘴边喝了一大口。

“我靠，有我风范。“范宇眯着眼睛惊讶道，”说吧，什么情况，那女孩跟你分手了？“

林觉民又灌了一大口，很快就感觉到头晕，他颤颤巍巍站起来，捡起沙滩上一颗石子，用尽全力向海里扔去。

“分手，分手。“林觉民踢着脚下的沙子，”要是分手还好了，分手最起码证明她是我女朋友。现在这种状态，真令我难受。“

“你们俩不是。。。。“

林觉民摇摇头，“我始终看不透她的内心，昨天，她。。“他说着，一脚踢飞一颗石头，”她竟然在那个吴家乐家里过夜。“

“不会吧？！“范宇惊得差点把酒吐出来，”他们俩。。。。“

“没有，她告诉我，吴家乐她当作哥哥看待的，从小就住那。“林觉民解释道。

“那也太。。。你得让她知道这样不好。“范宇补充道，”不仅对你，对于一个女孩子的名声。“

“她不在意这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。“林觉民晃着手里的酒，”她总是把我当作她的好朋友，好哥们，我一直暗示她，可她根本不懂，我都说出来，她那样会令我吃醋，但她竟然以为是朋友之间那种的，真是搞不懂啊。“

范宇低着想了想，抬起头看着他说，“或许她不明白呢？她也许分不清什么是哥们情谊，什么是爱情。你说过，她从小就和男生混在一块，也许从来不曾感受到爱情呢？“

林觉民没再说话，许久，他问道，“你和那个姑娘怎么样了？”

“别提了，那天半夜给我送衣服，还非要和我睡一块。”范宇想到了那天的情景。胡小雯穿着睡衣钻到了他的被窝里，他只是远远地缩在被子的角落里，慢慢睡着之后，他感觉到腹部一阵温暖，他顺手摸了下，发现女孩已经钻到了他的怀里，正悄然熟睡。

他一动也不敢动，闭眼假寐到了天亮。

“睡一块了。”林觉民惊讶地喊道，范宇赶紧示意他闭嘴，“别那么大声，我俩各睡各的。“

“你是不是喜欢上她了，提起她你就带着笑，我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。“

“屁。“

“不承认？那你看见我怎么不笑。“林觉民带着阴险的笑，“我明天就去告诉她，你心里也有她，人家女孩子辛辛苦苦喜欢着你，好歹这个消息让她有点回报吧。”

范宇并不认同他的看法，他感觉自己对胡小雯远算不上感情，只是一种感动，那是女孩倾尽全力为他做事之后他的感动。

“我告诉你，你可别胡说，到时候会更伤她的心。”范宇脸色冷峻起来。

“怂货。”林觉民不屑地说。

“你丫不怂，怎么不去告诉林同学你的情感症结？”范宇反驳道。

“哎呀---”林觉民喝完最后一口酒，他感到天旋地转，飘飘欲仙，接着酒劲，他感觉到一切都无所畏惧，“我就给你看看，我林觉民还从来没怂过！！”

他拿起酒瓶，随手扔到了海里，“我先走了！”

“去哪啊？”

“去找林同学。“

范宇怔了怔，这家伙还是吃这套，他看着海面上漂浮的酒瓶，喊了句，“注意行为，把酒瓶捡了。“

远去的人没有说话，范宇突然看到他栽倒在地上，正想赶过去，却发现他又站了起来，歪歪斜斜地向前走去。

从白沙滩走上黑石广场，经过学院大街，就到了林安瑭家所在的小区，他在小区门口，看到那个临海的小窗户依然亮着灯，绿色的窗帘拉着，看不到里面的情况。

她还没睡，她在干嘛呢？林觉民想着，拨通了少女的电话。

“喂，你睡了吗？“林觉民强忍着醉酒后语言不受控制的行为。

“还没呢，躺在床上看书呢？“电话那边的声音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，令林觉民颇为舒服，”伤口还痛吗？“

“不，不痛，一点也不痛了，我还能做卷腹呢。“林觉民感觉到自己开始胡言乱语，酒精抑制住了他的大脑神经，开始令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中枢。

“你还做卷腹啊，小心伤口崩开。“少女以为又是他一贯的贫嘴，”这么晚打电话干嘛，不会是专门告诉我你能做卷腹吧。“

“你猜猜我在哪？“林觉民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在楼下晃晃悠悠走来走去。

“嗯~~~~~~你不会在医院吧，难道你真的做卷腹导致伤口崩开了？“少女略微思索后，惊讶地说。

林觉民额了一声，“是。。我在医院好难受，你过来看看我吧。”

“你别再乱动了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做大动作，你不听，这下吃苦头了吧。”林觉民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，似乎是在换衣服，“先挂了啊，还在第一人民医院吧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林觉民挂了电话，做出一个窃喜的表情，然后垫着脚尖走到楼梯门口，在门后藏了起来。

一会儿，他听到楼梯上传出噔噔噔的声音，他偷偷看了里面一样，看到一个白色衣服的少女正往下走来。

他站在门口，一手扶着墙，克制着这世界疯狂的旋转。林安瑭从里面走出来，并没有发现门后面的他。

“林同学，晚上好啊。”林安瑭疑惑地转过身，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正靠在墙上，右手插着裤兜，左手弯曲放在墙上，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。

“你不是在医院吗？怎么到这里了？”林安瑭满脑子疑问。

“啊，我害怕你出门遇到危险，特意过来接你。”林觉民胡乱说着，“你家这墙怎么歪着。“

林安瑭皱着眉头走过来，闻到一股酒味和浓烈的茴芹香味。

“你喝酒了？“少女脸色变了，”你还敢喝酒啊，不怕伤口发炎啊。“

“困扰，我很困扰。“林觉民突然深情起来。

“你又怎么了？“少女走过去，拉着他的手，”走，跟我上去，我那里有醒酒的药。“

林觉民顺势拉住少女柔弱无骨的双手，往回一拉，满脸惊恐的林安瑭就被他拉到怀里，没等少女反应过来，他的脸就凑了过去。

林安瑭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她想挣扎，却发现林觉民的双手力气很大，她又顾及到林觉民的伤口，不敢有大动作。

他盯着少女的眼睛看了看，将嘴唇贴了上去。

林安瑭吓得闭上了眼睛，双手被林觉民的大手紧紧握着，她只感觉到周围的空气被酒精和茴芹的气味代替，令她无法呼吸，嘴唇上的柔软令她的心砰砰直跳。

许久之后，她感觉到那个嘴唇离开了她的嘴巴，移到了她的右脸，随即她感觉到身前的这个男人仿佛失去了重心，她连忙扶住，睁眼看来，林觉民已经闭上了眼睛，似乎睡着了。

“喂，你怎么好意思睡觉啊。“林安瑭的脸烧了起来，心里愤愤不平。

“嗯~~~~“林觉民立刻抬起头，努力地瞪大眼睛，”没睡没睡，刚才你说到哪了？“

啊，刚才发生的事，这家伙没有记忆吗？林安瑭心里想着，还好还好，他要是还记着，那可羞死人了。

林觉民当然有记忆，只是在吻上她的一瞬间，他想到了很多，如果林安瑭真的是将自己当作好朋友，那么今晚的事将会令她尴尬，甚至减少与自己的接触。那是他不愿意看到的，他心里暗自怪自己冲动，只好装作睡着了不记得。

“我扶你上去吧，天哪，你喝了多少。“林安瑭无奈地感叹。

“不多，不多，就一杯啤酒。“

“鬼才信你。“

林觉民躺在林安瑭卧室的床上，依然感觉到天旋地转，而少女被褥上的香味令他感觉到无限的安心。

“不行，我得回去，明天你妈妈来了，看到一个男人在她女儿的房间，那就完蛋了。“林觉民突然想到这个事，挣扎着要站起来。

“哎哎，你躺那吧，你这样子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跑到大街上做卷腹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。“林安瑭按着他肩膀将他按倒。

林觉民将手放到额头上，闭着眼睛。

“你还没说你为什么喝酒呢？我还从没见你喝过这么多，是不是案件遇到问题了。“

“是我人生遇到问题了。“

“人生问题？难道你被炒了？你那案件还没解决呢？喂“

“没有的事。“林觉民不想再多说话，只是眯着眼睛，看着坐在床边的少女，此时她已经重新换上了睡衣，看起来楚楚动人，突然他看到林安瑭的睡衣胸脯的位置有两个小小的凸点。

妈耶，林觉民心里想着，他目光被拉扯住，一时间无法离开。

“看够了没？！“他听到一声断喝，然后就被一只枕头击中了胸膛，他搓了搓脸，赶紧转移话题。

“你让我睡你床，你睡哪里啊？“

“我睡沙发就行了，反正沙发那么宽。“少女没有犹豫，这时她看到床上的青年带着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今天我和范宇一块喝的酒，他说那天小雯送他回去，因为下雨住在他那里，范宇他睡得沙发。“

“那好吧，你去睡沙发吧。“

“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半夜，天气变凉，小雯怕范宇着凉，就让他去里屋睡了。“林觉民接着酒劲，俗话说酒壮怂人胆，他正疯狂地暗示着。

“你想死是吧！“林安瑭瞪着眼睛，举起拳头对着林觉民的伤口。

“停，停，你想睡沙发就睡吧，现在晚上气温可低得很。“林觉民翻了个身，裹上了林安瑭的被子，”我要睡了，噫----好冷。“

灯灭了，少女走出房间。林觉民转过身，看到房间里空无一人。

他叹了口气，转过身，发现毫无睡意，于是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动作。章鑫那边只能观察，不能打草惊蛇，现在只有两个突破口，一个是盛世投资公司的老板秦彦辉，另一个就是被抓进监狱的刘千水。秦彦辉现在不知道人在何处，警方不管这个案件，借助不了警方的力量，所以只有先去接触刘千水。

大约三十分钟后，林觉民听到房门轻声打开了，他立刻装出熟睡的样子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一个身影轻轻走了进来，将房门轻声关上，爬上了床，在林觉民身边躺下，他故意翻了个身，将被子松出一部分，那个人顺势拉过去，盖在自己身上。

嘿嘿，不还是过来睡了，还犟嘴。林觉民心里想着，又翻了个身，将手很自然地搭在少女的腰上，手腕柔软的触感令他心里暗爽。

他感到那个身体一颤，似乎感觉到他是无意的，便没有再动作，他嗅着少女的发香，渐渐睡去。

早上，林觉民被房间里来来回回的脚步声吵醒了。

“我老妈一会就到，你就在房间里不要出声，她应该没什么急事，应该很快就会走，我会尽量不让她来我房间。“林安瑭坐在床边告诫道，”你可记好了，别到时候露馅。“

林觉民点了点头，目送少女走出房门，到了门口，林安瑭还转过身，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

客厅里响起敲门声，林安瑭打开门，一个保养良好的看起来不足四十岁的女人站在门口。

林安瑭的母亲在她哥哥去世后不久，就和她父亲离了婚，林安瑭只是并不知道母亲与父亲离婚和她哥哥有很大关系，她只是认为母亲厌烦了父亲的臭脾气。离婚后，母亲并没有再嫁，而是一个人去了其他城市发展，当时她想让林安瑭跟着自己，但是她那个有钱的前夫，也就是林安瑭的父亲动用了自己的关系，将女儿留在了自己身边。

母亲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但她总是定期给林安瑭打钱，而林安瑭，除了无法拒绝的比如说上大学之类和父亲的交易之类的地方，其他都拒绝了父亲的帮助。母亲是一个很活泼的人，也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林安瑭的性格大半继承自她的母亲。

小的时候，她经常和男孩子一块玩，母亲总是宽容的笑笑，慢慢长大了，她便被禁止和那些少年厮混，但她仍偷偷地出去玩，被母亲发现后，总是很严厉的批评，不同于她的父亲，她可以置之不理，但母亲，她不愿意看她生气伤心。

“妈妈。“林安瑭让自己母亲坐下，将泡好的茶端了过来，”你又漂亮了。“

“瑭瑭小嘴还是这么甜。“林安瑭的母亲白慕晴眯着眼睛笑了起来。

“你今天过来什么事啊。“林安瑭坐在母亲身边，问道。

白慕晴的脸色暗沉下来，“我听那个混蛋说，你答应他去读经济管理，两年后他送你去欧洲学艺术。”

林安瑭低下了头，不再说话。

“瑭瑭。“白慕晴握着她的手，”都怪妈妈没本事，不能让你跟着妈妈生活，不过你放心，你要是想去国外学艺术，妈妈可以安排，你不用听你爸爸那个混蛋的摆布。“

林安瑭抬起了头，“不，我不听他摆布，我现在还不想去国外。“

“为什么？“白慕晴皱着眉头，疑惑地看着自己的女儿，”你不是一直想着去学欧洲古典美术吗？“

林安瑭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人的脸，她看着母亲的眼睛，“我也不知道，再等等吧，我现在在新海还有事情要做。“

白慕晴明白女儿的性格，她不愿说的事，即使再逼问，她也不会回答。

“那好吧，我们。。。。“白慕晴的话说到一半，就被卧室传出的一声脆响打断了，”瑭瑭，谁在屋里？“

“啊，没有，可能是猫吧。“林安瑭吓了一跳，急忙争辩道。

白慕晴皱着眉头，“你从小就不会说谎，解释都这么刻意，莫不是。。。。“

林安瑭慌了神，她不知道如何解释，正在要紧关头，卧室的门自动打开了，林觉民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，林安瑭感觉到眼前一黑。

“你好女士，我是市局林觉民警官，您女儿早上报案说她的小猫丢了，我过来调查。“林觉民走过来，拿出自己的警官证，亮给白慕晴看。

林安瑭偷偷看了眼自己的母亲，后者一脸平静，并不能从表情上看出她的心情。

第十八章